

「豐子愷傳」插圖（文見59頁）

① 豐子愷描寫古詩新畫的作品。

② 豐子愷描繪嘉興所見日寇飛機轟炸的情景。

①



日寇炸
嘉興所見





大樹被斬伐生機並不息者未
 知抽條象豕何蓬勃

- ① 豐子愷漫畫表現同仇敵愾的心情。
- ② 豐子愷描寫社會上不平現象「最後的吻」，讀者看後流淚不已。

接嬰處

最後的吻
 子愷畫



豐子愷傳 (五)

——萬象生活入畫圖

(本文插圖刊第8、57、58頁)

●豐一吟、豐陳寶等著

題材遍及每一角落

描寫社會相的畫，題材是多種多樣的。有以周圍環境中的人物為模特兒的，而大量的的是以民間生活、都市生活中的見聞、感想為題材的。

一九二五年所作的「暢適」一畫，是口琴家黃涵秋寫的。「編輯者」和「明日的講義」，則是以劉薰宇為模特兒的；「被火酒燒傷了頭部的方光燾兄」中的方光燾，雙眼被綑帶包住，只露出鼻子和嘴巴，可是朱自清却說「方光燾君真像」，這幾幅畫使他看了更惦着這兩位久別的老友了。

反映民間相的作品，大都以運河兩岸的農家或小市民為題材。從農民、小販、村婦直到賭徒、酒徒，無所不寫，例如「話桑麻」、「雲霓」、「三眠」(後改題宋詩「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羈桐柏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餛飩担」、「頭彩十六片」等等。石門灣綠綠堂落成後，豐子愷常常雇了客船漫遊在運河上，看到平凡而入畫的題材便用速寫簿畫下來，打繃線的「三姑娘」、挖耳朵的「野外理

髮處」等，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量的描寫學生生活的漫畫，有的是豐子愷對自己學生時期的生活的回憶(如「舍監的腳」、「調養室中」等)，有的則是他執教時期的觀察和感想(如「某事件」、「畢業後」等)，還有一部分是對舊社會的諷刺(如「升學機」、「妝奩之一部」、「某種教育」等)。寫都市相的作品，有不少反映了都市的不合理現象和都市勞動人的悲慘生活。從工人、清道夫、堂倌、佣工、窮孩子、脚夫、黃包車夫直到乞丐，皆入畫中。後來豐子愷在談自己的畫時這樣說：「我不會又不喜作純粹的風景畫或花卉等靜物畫；我希望畫中含有意義——人情味或社會問題。我希望一幅畫可以看看，又可以想想。」社會上的不平等相早已引起了敏感的藝術家的注意。就在他描寫天真爛漫的兒童生活的時候，其實他正是在有意識地從反面詛咒成人社會的惡劣和不平等：「這裏沒有『花生米不滿足』的人，却有許多麵包不滿足的人。這裏沒有『快樂的勞動者』，只見……挑着重担的頹白者」。他看到一個年輕的母親由於無力餵養自己的初生嬰兒而不得不把他送到育嬰堂去，路旁的母

狗却反而能哺育自己的小狗，於是就畫出了「最後的吻」這一幅畫(這幅畫發表後，有好幾個讀者寫信給作者，說看後流了不少眼淚，還有人要求賠償她的眼淚)。「鄰人」畫的是兩家相鄰的陽台中間隔以帶刺的鐵柵，以防盜竊。狗可以座小汽車，人却要拉着沉重的貨車爬行似地走着，真是人如狗，狗如人！也算是有一個勞動節，還出了一份牆報特刊，可是勞動節特刊的讀者不是勞動者，而只是那些嘴裏叼着香烟、手裏擎着鳥籠的有閒階級，至於勞動者本人，正壓彎了腰背着一口大貨箱，喘息着從特刊旁邊走過。「頹白者」，理應不負戴於道路矣！可是畫中的白髮老人挑了一大担行李還不算，手裏又拎了個大皮箱！同樣是「渴者」，有錢人進飲冰室，勞動人民只能喝施茶。

作者自己曾用簡單的話語道出了他作這些畫的動機：「吾畫既非裝飾，又非贊美，更不可為娛樂；而皆人間之不調和相，不歡喜相，與不可愛相，獨何歟？東坡云：『惡歲詩人無好語。』若詩畫通似，則竊比吾畫於詩可也。」「惡歲」二字，也就概括了一切。

古詩新畫速寫物像

子愷漫畫的最後一個時期，作者認為是「自然相」。他希望自己的眼從惡歲轉入永劫，自己的筆也從人生轉向自然。然而從畫的形式來看，他所作的大都還是古詩新畫，只是在構圖和筆調上都和早期的大不相同了。這一轉變與抗戰爆發，逃難到大後方是分不開的。祖國大西南的壯麗景色，吸引了畫家的注意，他的筆下開始出現了峭壁奇峯、層巒迭嶂、山間蜀道、油壁輕車。詩詞中能入畫的句子越來越多地成爲他的畫材。「油壁車輕蜀道難」、「田翁爛醉身如舞，兩個兒童策上船」、「滿山紅葉女郎樵」等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這類古詩新畫，實際上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作品。好比某人作了歌詞，另一人配上曲調一樣，古人作了有畫意的詩詞，豐子愷配上有意義的畫面。但是從技術的角度看，這類古詩新畫，在畫面上比較定型了，已不再是來自現實生活的寫生畫。

然而，正如作者本人所說，這四個時期交互錯綜，不能判然劃界。抗戰給這位畫家提供的畫材，主要的並不是古詩新畫，而是大量的宣傳抗日愛國、反對侵略戰爭的題材，如「願作安琪兒，空中收炸彈」、「留得人間姓名香」、「倉皇」、「傀儡戲」、「散沙團結，可以御敵」、「大樹被斬伐，生機並不絕，春來怒抽條，氣象何蓬勃」等。豐子愷的宗教信仰在漫畫中也有表現，但主要集中在他的「護生畫集」上。

縱觀子愷漫畫，可以說，豐子愷作畫，大都是有感於當前的物象而速寫下來的，大都來自現實生活。在一九四一年所作的「繪畫改良論」一文中，作者說：「中國畫高似喬木，西洋畫深似幽谷。喬木太高，幽谷太深，都不宜於住人。我要走在『人』行道上。我要學習關於『人生』，近於『人』情的繪畫。這個主張，最初我只告訴從我學畫的幾位同志。……與同志的畫友約法七章：（1）不避現實，（2）不事臨畫，（3）重寫生，（4）重透視，（5）重構圖，（6）有筆墨趣，（7）合人生味。其中第一，第二是矯中國畫之弊，第三，四，五是採西洋畫法之長，第六，七是保存中國畫之長。」「我要尊重『自己』的個性。石濤、八大，有石濤、八大的個性；王維、李思訓，有王維、李思訓的個性；我有我的個性。我決不做石濤、八大、王、李的應聲蟲……我要自成一家，不要依附人家。……『師古』要能『化』，要有『我』。……不可死板板地抄襲古人，卻沒自己的個性。我們既是生在現代，而度着實生活的人，那麼，我們的繪畫表現，一定要同我們的時代與生活相關，離開了生活，我畫不出來。」

朱光潛認為，這位漫畫家善於從紛紜世態中挑出人所熟知而却不注意的一鱗一爪來加以點染，他的這種畫風可以說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妥貼結合。又認為他的畫品就是他的人品的表現。……子愷從頂至踵，渾身都是個藝術家。

豐子愷的漫畫創作數量既多，發表的範圍又廣。由於畫材來自現實生活，而且主要來自平凡

的勞動大眾的現實生活，因此他的讀者遍及工、農、商、學、兵各界。又因爲他一生慷慨待人，對於來信來訪的讀者，不拘職業、身份，有求必應，因此散存在人民中間的畫不計其數，甚至縫紉舖裏也有他的對聯，小小的漿糊攤上也貼着他的作品，這就不是偶然的了。

隨筆漫文別有風味

「在得到一個主題以後，宜於用文字表達的就寫隨筆，宜於用形象表達的就作漫畫。」豐子愷在談他的作品時常常說這樣一句話。對他來說，漫畫和隨筆是一對孿生姐妹。或用線條，或用文字，表現工具不同而已。漫者，隨意也。因此，他的隨筆，實際上可以稱爲漫文。他的隨筆和漫畫一樣，多取材於現實生活。生活，漫畫，隨筆，對這位藝術家來說三位一體。

一九二五年，「文學周報」脫離「時事新報」而獨立發行，聘豐子愷爲特約執筆，從這時候起，緣緣堂主人便開始寫起散文來。這些散文起初陸續發表在雜誌上，後來結集成冊，這便是豐子愷最早的一本隨筆集「緣緣堂隨筆」，於一九三一年一月由開明書店出版。它收集了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的散文二十篇。繼「緣緣堂隨筆」之後，又出版了「隨筆二十篇」（一九三四年天馬版）、「車廂社會」（一九三五年良友版）、「豐子愷創作選」（一九三六年仿古版）、「緣緣堂再筆」（一九三七年開明版）、「子愷近作散文集」（一九四一年普益版）和「率真集」（一九四六年萬葉版）等。後來，作者應人民

文學出版社之約，又把這些隨筆加以挑選，加上抗戰中、勝利後所寫的部分，共五十九篇，編成一冊新的「緣緣堂隨筆」，於一九五七年出版。

「緣緣堂隨筆」這名稱幾乎已成了豐子愷所有的隨筆的通稱。這些隨筆中有很多寫於石門灣緣緣堂時期，尤其是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兩年，更是多產時期。每月都寫，有時一個月寫十幾篇，甚至有一天寫兩篇的。緣緣堂隨筆投稿的刊物範圍很廣，計有「一般」、「民鐸」、「小說月報」、「宇宙風」、「人間世」、「東方雜誌」、「創作月刊」、「新中華」、「論語」、「越風」、「太白」、「中學生」、「新少年」、「小學教師」等等。

緣緣堂隨筆既然與漫畫一樣同為現實生活的反映，其寫作分期自然也應當與漫畫相同。從總的趨勢來看，確實也是一致的。然而文字與漫畫畢竟還是有一點差別。例如在漫畫創作的分期中有描寫古詩句的時期，這當然不適用於隨筆。豐子愷的隨筆往往採用回憶文、記敘文的形式，寫有關人生哲理乃至宗教思想的主題。然而，寫兒童，寫社會，始終是他的文與畫的共同題材。「大帳簿」（一九二七年）、「漸」（一九二八年）、「兩個「？」」（一九三三年）這三篇隨筆，充滿着宗教的意味。多情善感的素質和旺盛的求知欲使得豐子愷從幼年時起就對神秘莫測的大自然和渺茫難知的人世間產生了一連串的疑問。鄰家孩子忽然從老屋的壁縫間塞進一根鷄毛來，使慈玉嚇了一跳。既然自己的房子隔壁還有人家，自己的鎮鄰近還有城鎮，還有大海，還有外

國，那麼，空間到什麼地方為止呢？染坊店的帳簿以「千字文」的「天地玄黃……」為次序，編成「天字元集」……「地字元集」……，而「天」字以前和「焉哉乎也」的「也」字以後一定還有年代。「那麼，時間從何時開始，何時了結呢？」這兩個「？」從小就產生在慈玉的腦海中。「手中拿着的不倒翁失足翻落河中……我疑惑不倒翁此去的下落與結果究竟如何，又悲哀這永遠不可知的命運……折取一根樹枝，當手杖用了一會，後來拋棄在田間的時候，總要對它回顧好幾次，心中自問自答：我不知幾時得再見它？……它的後事永遠不可知了！……將來我年紀大起來，總有一天能知道這究竟，能解除這疑惑與悲哀。」

宗教意識世界無常

長大後，這種苦悶仍未得到解決。而就在這時候，遇到了李叔同先生。可是這位受到自己無限崇敬的老師終於遁入空門，出家為僧，這對豐子愷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幼年時的疑問也就從宗教中去尋求答案了。他確信宇宙間一定有一冊大帳簿（這種「大帳簿」的思想後來一再出現在他的隨筆中）。他還看穿了大自然的神秘的法則：「漸」。「陰陽潛移，春秋代序，以及物類的衰榮生殺，無不暗合於這法則」。「漸」屬於豐子愷的早期創作，可以看到宗教對他的影響。他在篇末引用了英國詩人布萊克的詩「一粒沙裏見世界，一朵花裏見天國，手掌裏盛住無限，一剎那便是永劫。」作為文章的結尾。在一九

五七年版「緣緣堂隨筆」中重載此文時，作者還在這結尾前直截了當地歌頌「佛家能納彌彌于芥子」，并引用了白居易的詩句「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由此可以看出他那渾厚的宗教意識。

長文抒發感念母親

消極的情緒時而流露在他當時的隨筆中。尤其是在三十歲以後，豐子愷思想上經受了一個極度苦悶的時期。當時的心境，在「秋」這一篇隨筆中最明確地表達出來，那時，他的年齡上冠用「三十」二字已經兩年了。他說：「三十」這個觀念「彷彿在日曆上撕過了立秋的一頁，自從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兩年來的心境完全轉了一個方向，也變成秋天了。心境中所起的最大變化便是對於「死」的體感，假如要我對於世間的生榮死滅費一點詞，我覺得生榮不足道，而寧願歡喜贊嘆一切的死滅。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送與脫出而已。本來已有嗜素的習慣，三十歲上，羨慕佛教徒的生活，便連一切葷都不吃，并且戒酒。三十三歲上喪母之後，消沉厭世的情緒更是有增無減。我那時初失母親——從我孩提時兼了父職撫育我成人，而我未曾有消滅的報答母親。痛恨之極，心中充滿了對於無常的悲憤和疑惑。自己沒有解除這悲和疑的能力，便墮入了頹唐的狀態。」

喪母後的次年，豐子愷曾懷着消極頹唐的情緒到杭州訪問古學淵博的馬一浮先生。早在十三年前，李叔同先生即將出家時，他隨着老師到這裏來過。馬一浮是李叔同出家學佛的啓示者，但

當時豐子愷對於他們的談話內容還聽不懂，只是無聊地悶坐了幾個鐘頭。這一回可大不相同了。豐子愷心中那團剪不斷，理還亂的絲，本來因為解不清楚，用紙包好了藏着，馬一浮先生的態度和說話，着力地在那裏發開他的紙包來。一九三三年，豐子愷三訪馬一浮先生，那時他的心似已屈服於『無常』，不復如前之悲憤，同時他的生活也就從頹唐中爬起來，想對『無常』作長期的抵抗了。馬一浮先生指點豐子愷說：『無常就是常。』他這話把豐子愷從無常的火宅中救出，使豐子愷感到無限的清涼。這位藝術家的世界觀似大海波濤般地此起彼伏。豐子愷在慨嘆世相無常、剖析人生哲理的同時，曾表達了對理想世界的憧憬，對美好社會的期望。他在『東京某晚的事』一文中說，希望『有這樣一個世界：天下如一家，人們如家族，互相親愛，互相幫助，共樂其生活，那時陌路就變成家庭』，東京街上的這個要求他們相幫搬重物的老婆婆『就不悖事，并不唐突了。這是多麼可憧憬的世界啊！』這種對理想社會的憧憬貫穿在以後的一系列作品中。到一九四七年寫『赤心國』時，則更明顯地設想了這個理想世界的模樣。在『立達五周年紀念感想』（一九三〇年）一文中，他表達了對勞動人民的極度尊重；在『出了中學校以後』（一九三〇年）、『甘美的回味』（一九三一年）等文中，則敘述了自己苦學的經歷。

對於人生大問題，在豐子愷頭腦中逐漸得到解答。他不再迷惑、苦惱、厭世，而是擺脫了世俗種種偏見來靜觀一切。人類社會的殘酷、悲慘、不平等、虛偽、墮落、爾虞我詐……等等，引起了他的強烈的反感。這種反感就表達在石門灣綠綠堂多產時期所寫下的作品（也包括漫畫）中。他在『吃瓜子』（一九三四年）一文中指出：中國人在吃瓜子的聲音中消耗大量時間，將來此道發展起來，恐怕全中國也可消滅在『格，呸』、『的，的』的聲音中呢。瓶中的『蝌蚪』（一九三四年）象徵着當時人們生活中的淒涼、殘酷和悲哀。『作客者言』（一九三四年）諷刺了交際場中虛偽的客套。『兩場鬧』（一九三四年）寫幾個酒肉朋友起初爲了刻扣人力車夫的車錢鬧了一場，後來爲了搶『惠鈔』又大鬧一場，深刻地揭示了貧苦人的悲慘情景和富人的虛偽做作。『鼓樂』和『窮孩子的蹺蹺板』（一九三四年）反映了舊社會兒童的不幸。『肉腿』則有力地控訴了社會的不平等；『農村爲抗大旱，男女老幼全部出動踏水車，他們的赤裸裸的肉腿使作者聯想到正在都市過靡爛生活的舞場裏的人們的肉腿！這篇隨筆與漫畫『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意境完全相同。『車廂社會』（一九三五年）則借各種人物在乘火車時的種種自私的表現以諷喻舊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且指出：『查票的來了，往往不干涉那些一人強佔二人坐位的人，而是斥罵那些扶老攜幼身在廁所門口的』和『和平謙讓的鄉下人』。『半篇莫千山遊記』（一九三五年）和『手指』（一九三六年）則歌頌勞動人民的辛勤和智慧，諷笑有閒階級享樂上前而遇到困難就束手無策。

在這段時期裏，也有一些像『無常之慟』（一九三五年）、『家』（一九三六年）這樣有濃烈的宗教色彩的作品，然而那裏已沒有感傷、悲觀，豐子愷已經懷着佛徒的感情在向人說教了。豐子愷雖然信奉佛教，但在他的作品却又不斷地出現關心社會、關心勞動人民的主題。因爲強烈的正義感不容許這位作家用虛無的眼光來看待世間；而即使按佛教的說法，也有顯正與斥妄兩途。豐子愷不僅斥妄而已，他還尋找世間一切妄的社會根源，多次引用蘇東坡的詩句『惡歲詩人無好語』，以詛咒腐朽的社會制度。

平易手法闡述哲理

除了寫社會相之外，兒童題材也是緣緣堂隨筆的特色。豐子愷熱愛兒童的那種感情，在隨筆中流露得并不比漫畫中少。『華瞻的日記』（一九二六年）是一篇多麼天真爛漫的小品啊！作父親的完全陶醉在孩子的感情中了。他摒除了大人的一切成見來窺測兒童的純潔的心靈，覺得『大人們的所爲，真是越看越稀奇了！』『給我的孩子們』（一九二六年）充滿了對兒童的憧憬。『我在世間，永沒有逢到像你們樣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間的人羣結合，永沒有像你們樣的徹底地真實而純潔。』兒童時代是黃金時代，從兒童變爲成人，在豐子愷看來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却又避免不了。『你們的黃金時代有限，現實終於要暴露的。……我痴心要爲你們永遠挽留這黃金時代……真不過像『蜘蛛網落花』略微保留一點春的痕迹而已。』這篇文章原是『子愷畫集』的代序，難怪這畫集的裏封畫着一幅蜘蛛網落花的圖

(五) 傅豐子豐

一個男子代替蜘蛛坐在網中央，不用說，這就是作者本人了！可是，落花終於是要隕滅的，就是作者本人，不也是從這條路走過來的嗎？兒時與五哥哥爭米粉菩薩跌了一跤而留在左額上的傷痕，「好像是『脊杖二十，刺配軍州』時打在臉上的金印，……彷彿我是在兒童世界的本貫地方犯了罪，被刺配到這成人社會的『遠惡軍州』來的。這無期的流刑……使我們永無還鄉之望……」，只能「憑這臉上的金印……回溯往昔，追尋故鄉的美麗的夢啊！」自己是過來人，因此，「送阿寶出黃金時代」（一九三四年）時，自然要有「對此結中腸，義往難復留」之感了。「作父親」（一九三三年）一文中描寫小雞販子因見孩子們爭着要買，便不肯減價，孩子們買不成小雞，哭哭啼啼回屋裏去。然而這篇文章主要不是表達對孩子們的同情，而是要借這事件襯托出大人的虛偽：「我繼續撫慰他們：『我們等一會再來買吧……但你們下次……』我不說下去了。因為下面的話是『看見好的嘴上不可說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說要。』倘再進一步，就變成『看見好的嘴上應該說不好，想要的嘴上應該說不要』了。在這一片天真爛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那裏容藏這樣教導孩子的父親呢？」「率真」二字貫穿着所有的緣緣堂隨筆，作者在他的隨筆中總是毫無掩飾地把自己的襟懷披露給讀者。他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率真集」的序文中說：「此等文稿，雖無足觀，但皆出於真率。故定名為『率真集』。蓋利用谷崎潤一郎『讀緣緣堂隨筆』中之評語也。」

緣緣堂隨筆和子豐漫畫一樣，總是以平易的手法，通過人世間瑣屑平凡的題材來闡述人生哲理。「……他只是平易的寫去，自然就有一種美，文字的乾淨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這是趙景深對這些隨筆的評價。郁達夫在他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的導言中說：「人家只曉得他的漫畫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靈達處反遠出他的畫筆之上。」

抗戰期間，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曾把「吃瓜子」等十三篇緣緣堂隨筆譯成日文，於一九四〇年由日本創元社發行。吉川在「譯者的話」裏曾有這麼一段評述：「著者豐子豐，是現代中國最有藝術家氣概的藝術家，這並不是因為他多才多藝，像藝術家的藝術家，寫隨筆的緣故，我所喜歡的會彈鋼琴，作漫畫，寫隨筆的緣故，我所喜歡的，乃是他的像藝術家的真率，對於萬物的豐富的愛，和他的氣品，氣骨。如果在現代要找尋陶淵明、王維那樣的人物，那麼，就是他了吧。他在龐雜許偽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鶴立雞羣之感。」日本文學家谷崎潤一郎在讀了這個譯本後，寫了一篇「讀緣緣堂隨筆」。谷崎說：「僅僅讀了譯本一百七十頁的小冊子，著者的可愛的氣稟與才能，已可窺見……這本隨筆可以說是藝術家的著作。他所取的題材，原並不是什麼有實用或深奧的東西，任何瑣屑輕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筆端，就有一種風韻，殊不可思議。」

者在這篇長文中抒發了對石門灣緣緣堂的懷念之情：「這所宅院雖非豪華，却是按主人的心意建造的，因此主人十分喜愛它，『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宮來同我交換，石季倫願把金谷園來和我對掉，我決不同意。』可是抗戰爆發，主人全家不得不向緣緣堂告辭，從此開始了輾轉流徙的生涯。」

不作亡國奴便逃難

離開了緣緣堂的懷抱，以南深濱為起點的八年離亂，道經五省，全程達六千里，雖然跋山涉水，備嘗艱苦，却因此而得以開拓眼界，增廣見聞。尤其可貴的，是抗戰的烽火在藝術家的心靈中燃起了愛國的熱情；六千里的行程使他得到了廣泛接觸人民大眾的機會。這對於他的世界觀產生了富有積極意義的影響。因此，抗戰時期可說是他一生中一個重大的轉折點。

祖國的人民以自己的勤勞智慧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教育了這位藝術家；同時，他們又滿懷着熱情，向逃難中的豐子豐伸出了友誼之手，使他感到無比的溫暖。更有一些人，原是豐子豐漫畫、散文的愛好者，他們與他萍水相逢，通過藝術的媒介，很快就成了知交，幫助他解決舟車食宿等困難。因此，友人曾戲稱豐子豐的逃難為「藝術的逃難」。

南深濱是逃難的起點，初抵這個僻靜的鄉村，豐子豐一家立刻受到了熱情的接待；在黑夜中，妹妹雪雪冒着雨，擎着一盞煤油燈，一雙小腳踏着濕地，親自到河岸邊來接船，豐氏一家十人就由雪雪家安排食宿，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一

住住了半個月。鄉鄰聞訊，紛紛來訪。平時難得會面的親親友友，此刻朝夕相見，另有一番樂趣。但鄉間郵信阻斷，抗戰消息一無所聞。豐子愷便托人每天步行到離村十五里的練石鎮去向二姐夫周印池借報。鄉親們都關心抗戰的消息，豐子愷就充當義務宣傳員，每天看報後把重要的消息摘錄下來，抄成壁報，貼在門口。疏散在附近村中的親友聞訊後，都來看壁報，前來訪晤的人就更多了。南深濱一時成了親友鄉鄰們聚集之地。

要捨親別友，舉家出亡，實在需要極大的勇氣。因此豐氏一家在南深濱靜觀輿勢的變化，出走與否始終遷延未決。正在這時，馬一浮先生從桐廬來信，說他已由杭州遷至桐廬。他關心石門灣的安全，并附來近作長詩一首。這信和詩，有一種偉大的力，把豐子愷的心漸漸地從故鄉拉開了。他依依惜別親友，把祖上開設的染坊店所得的餘金分發給店中諸人作遣散費。族弟平玉約了周丙潮同來籌劃逃難的事。周丙潮是豐子愷的表弟，又是他的私淑者，這回特地從悅鴻村趕來，說他家有船可載送豐氏一家去杭州轉赴桐廬投奔馬一浮先生，而且願意攜妻挈子和他們同行。染坊店店員章桂亦自願相隨。其實，當時願意跟着一起走的人很多，但為環境所阻，終於未能如願。對於這件事，豐子愷感到十分遺憾，他說：「我恨不得得有一只大船，盡載了石門灣及世間一切衆生，開到永遠太平的地方。」

就在行色匆匆準備登程之際，却發現家中只有數十元現款。只因豐子愷生平有輕財之習，對此竟一直未加注意，幸虧六個孩子平時都把父母

和長輩們給的生日紅紙包儲藏着，這時便一齊打開，共得四百餘元。除留下一些給雪雪之外，其餘正好充作旅費。

十一月二十一日，獲悉敵人採取迂迴戰術包圍嘉興，因此石門灣已經架了機槍大炮，眼看就要失守在嘉興之前了，豐氏一家便只帶兩担鋪蓋，與親友們話別，匆匆上船，後會難知，心如刀割。

經杭州，溯富春江而上，到達桐廬，一行十餘人（自三歲至七十歲），投奔馬先生，受到熱情接待。不久，即在城郊河頭上盛家借屋居住。盛某原是豐子愷書畫的愛好者，村人也多好客，常以酒食款待。這裏雖沒有南深濱的至親舊友，却也有新朋相聚的歡洽情趣。

馬一浮先生後來也遷居在桐廬城外陽山阪地方，與河頭上相距甚近。豐子愷經常前去請教，師生坐在屋前晒太阳，論學問，其樂無窮。關於當時的情況，豐子愷記載在他於一九四〇年所寫的《桐廬負暄》一文中。

在桐廬住了一個月光景，敵軍進逼杭州。是繼續逃往內地，還是就近避入深山，這個問題便成了豐氏一家和同行者辯論的中心。寧做流浪者，不當亡國奴！豐子愷終於當機立斷，決定繼續遠行。唯有岳母年屆七旬，此去路途艱難，恐怕不堪跋涉之苦。幸有當地青年美術教師黃賓鴻，家住二十五里外船形嶼深山中，熱情邀請豐氏一家去避難。經商議後，決定讓七旬老人寄居黃賓鴻家。送老人上山後，十餘人重整行裝，於十二月二十一日雇舟溯桐江而上。才啟程，豐子愷却

又念及岳母，心中十分難過，說：「我不能救庇一位應該供養的老人，臨難把她委棄在異鄉的深山中，這是何等慚愧的事！」困難可以克服，七旬老人并非不能同舟共行，於是着章桂上山接回，第三天到蘭溪趕上，一家皆大歡喜。從蘭溪經衢州至常山，換車到上饒。這時路上因軍輸急需，油車極難雇到，十餘人中又多老弱，不堪爬跳，無法分班搭車。於是只得仍舊坐船，浮家泛宅，到處登岸休息盤桓。當時許多朋友早已到達長沙、漢口，豐子愷一行却在河中緩緩泛舟，經南昌抵樟樹鎮，然後改乘火車。到萍鄉時，因車票問題引起爭執。站長聽說是豐子愷，便連稱久仰，并通知蕭而化來車站旅館與豐氏一家相會。蕭而化及其妻吳裕珍都是豐子愷在上海時的學生，十年後在離亂中重逢，倍覺親切，便設宴為老師一家洗塵。豐子愷自喪母以來，基本吃素，出亡後受人款待時頗感不便，又恐引起主人不安，便決心開葷。只是猪肉之類，因吃下去後容易嘔吐，始終不曾上口。

最難鴨塘鄉居時

蕭氏夫婦堅決挽留老師在萍鄉定居。於是豐氏舉家遷至萍鄉鄉下的暇鴨塘蕭氏祠堂暫住。一九三八年一月底，在暇鴨塘度過了逃難中的第一個春節。這裏的鄉鄰特別好客，竟相邀請豐氏一家去吃年茶。豐子愷看見各家茶食上都備有剪花覆蓋，十分精巧，仔細一看，原來是用蜜餞冬瓜刻花制成的。這種甜食當地人叫做花果。鄉親們僅僅在家款待還覺得不够隆重，又讓客人將花果

(五) 豐子愷傳

帶回家去。大年初一晚上，豐子愷與家人在燈下逐一欣賞，發現花式竟沒有一片是相同的，堪稱絕技。他驚嘆不已，對子女說：「真正的藝術是由民間創造出來的。便令他們將刻花描印在紙上，珍藏起來作為紀念。」

鄉親們的隆情厚誼給豐子愷留下難忘的印象，直到他晚年時，每當有江西客人來訪，他總是回憶起暇鳴塘那段生活情景，對來訪者說：「你們江西人真好客啊！」由於有這般好客的熱情，豐氏一家第一回在他鄉過節，總算沒有寂寞之感。可是思鄉之情難免時時浮上心頭。二月八日晚，次女林先夢見自己回到了緣緣堂，從夢中笑醒來。豐子愷有感於此，次日，以女兒的口吻作了一首小詩：

兒家原住古錢塘，也有朱欄映粉牆。
三五良宵團聚樂，春秋佳日嬉游忙。
清平未識流離苦，生小偏遭破國殃。

昨夜客窗春夢好，不知身在水萍鄉。
豐子愷寫好以後，自己并不喜歡其中感傷的情調，因為這一向他心中是何等的憤懣！可是這一天寫下了這樣的「首詩，似乎預感到將要發生一件令人感傷而又憤懣的事。果然傍晚接到裘夢痕從上海寄來的明信片，說「一月初上海新聞報載石門灣緣緣堂已全部焚毀」。噩耗傳來，全家為之悼惜，豐子愷本人却置之度外。因為自從得知石門灣四失四得以來，他早已把故鄉想像成一片焦土。他說，「當時正懷念着許多親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更無暇去憐惜自己的房屋了。……身

外之物又何足惜！我雖老弱，但只要不轉乎溝壑，還可憑五寸不爛之筆來對抗暴敵……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覺輕快，此猶破釜沉舟，斷絕後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進。」話雖如此，當黃昏酒醒、燈孤人靜之時，躺在床上，他也難免懷念起緣緣堂來，想起建堂前後的一切，想起堂內的種種陳設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為了悼念緣緣堂，豐子愷曾先後寫下《遷我緣緣堂》（一九三八年）、《告緣緣堂在天之靈》（一九三八年）和《辭緣緣堂》（一九三九年）三文，以抒發自己對故鄉懷念和對敵寇憤恨的心情。其中《辭緣緣堂》一文作為避難五記之一發表時，前面有兩首七絕以代小序：

秀水明山入畫圖，蘭堂芝閣盡虛無。
十年一覺杭州夢，剩有冰心在玉壺。
江南春盡日西斜，血雨腥風卷落花。
我有馨香攜滿袖，將求麟鳳向天涯。

漫文漫畫同仇敵愾

在萍鄉暫住一個多月，想起許多朋友已經到達長沙、漢口，唯獨自己還拖着一家子遲遲未去，似有孤雁離羣之感。正在這時，長沙開明書店陸聯棠來信邀請。豐子愷便托他在湘潭鄉間覓得一所屋子，準備在那裏安頓家屬。於是全家又往西進發，交通工具仍然是船。那時正值早春天氣，一路觀賞綠水風光，不覺引起豐子愷對江南的懷念。泊岸醴陵時，在舟中作《高陽台》詞一曲，以抒懷懷：

千里故鄉，六年華屋，匆匆一別俱休

。黃髮垂髫，飄零常在中流。淅江風物春來好，有垂楊時拂行舟。惹離愁，碧水青山，錯認杭州。而今雖報空前捷，只江南佳麗，已變荒丘。春到西湖，應聞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離魂欲返無由。恨悠悠，誓掃匈奴，雪此冤仇。

三月十二日抵湘潭時，友人代覓的房子已被軍隊佔住。於是全家只得去長沙，通過蕭而化的介紹，在南門外天鵝堂旭鳴里附一號他叔家租房居住。

此處離開故鄉更加遙遠，原以為背井離鄉，定然舉目無親，不堪流離失所之苦；豈知一路到處受到熱心人的幫助。抗戰的硝煙把愛國的同胞們融合成了緊密團結的一片。當豐子愷在長沙的街上看到幾個少年競相幫助一個九歲的難民孤兒安排生活時，他感動地寫下了《愛護同胞》一文，在文末說：「原來今日的中國，已無鄉土之別，四百兆都是一家人了。……況且同是受暴敵的侵凌，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們四百兆人團結所成的城，是任何種炮火所不得攻破的！」

在長沙安家之後不久，豐子愷即應漢口開明書店邀請，偕長女陳寶、次女林先來到這座熱氣騰騰的城市，進行抗日宣傳工作。當時的漢口確實熱鬧非凡，江南的一些知識界人士都雲集到這裏，形成了大後方的一個文藝宣傳中心。這裏的抗戰空氣特別濃厚。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選出郭沫若、茅盾、馮玉

祥、丁玲、許地山、巴金、夏衍、老舍、郁達夫、田漢、朱自清等四十五人爲理事，周恩來爲名譽理事。四月，該協會籌備出版會報《抗戰文藝》，成立了編委會。豐子愷爲三十三個編輯委員之一，並爲《抗戰文藝》的封面題了簽名。

豐子愷經常在外奔走聯絡，宣傳抗戰。他平日慣穿長袍，爲了行動方便，從此改穿中山裝，神態異常活躍，友人戲稱他「返老還童」，並對他說：「如果剃去長鬚，完全可以冒充年輕人了！」大約是這句話誤傳了開去，親友讀者便紛紛來信，說看到諸報均載有關於「豐子愷鬚鬚抗敵」的消息，問他是否確有其事，並對他的老當益壯表示十分欽佩。此類信件竟達數十封之多。豐子愷一時應接不暇，便在漢口拍了一張全身照分寄諸親友，以明真相。這類信件，直到豐子愷遷居桂林後也還收到過。

劉鬚一節是誤，抗戰熱情却是真。他曾對友人宋雲彬、傅彬然、吳欣奇等說：「我雖未能真的投筆從戎，但我相信以筆代槍，憑我五寸不爛之筆，努力從事文畫宣傳，可使民衆加深對暴寇之痛恨。軍民一心，同仇敵愾，抗戰必能勝利。」

就在漢口時期，有一天豐子愷去武昌鄉間，看見田野中有一棵大樹，被人斬伐了大半，只剩下一根主幹。這時正值春天，那主幹上怒抽枝條，竟也長得枝葉茂盛。其中有新枝條甚至超過其他大樹的頂，彷彿是在爲被斬去的「同根枝」爭氣復仇。那生氣勃勃的景象對畫家是一個啓示：這正是中華民族的象徵啊！回到漢口寓所裏，他

立刻提筆把這情景畫了出來，並題上自己所作的一首詩：「大樹被斬伐，生機并不絕。春來怒抽條，氣象何蓬勃！」他又畫了同樣的一幅送給一個少年朋友。那少年對豐子愷說，他把畫裝了鏡框掛起來，每逢在報上看到我軍失利以及失地中敵軍虐殺我同胞的消息而憤恨得透不過氣來時，便去看看這幅畫，可以得到一種慰藉和勉勵。畫家聽了這番話，深爲感動，認爲這少年就是大樹上的一根新枝條。關於這一段事，就記載在他當年所寫的《中國就像一棵大樹》一文中。

敵寇虐殺我同胞，引起豐子愷無比痛恨。千百萬生靈塗炭，畫家豈能熟視無睹？我願化天使，空中收炸彈等畫，正寫出了他熱愛同胞的心情。

四月二十九日，武漢空戰大捷，人人拍手稱快。「聞警報，逃入酒樓中。擊落敵機三十架，花雕美酒飲千盅，談話有威風。」這是豐子愷所作的以《逃難》爲題的六首《望江南》之一，寫出了他當時歡慶捷報的喜悅心情。

豐子愷還注意報刊上發表的抗戰宣傳漫畫，隨時把它們收集起來。他說：「去冬我從故鄉浙江石門灣逃遷西行，今春方才來到漢口。途中非常沉悶。因爲當時交通阻滯，我們又人多不便乘車，只得坐船走水路；又在沿途鄉僻地方逗留好幾次。所以途中歷時甚久，消息很不靈通，彷彿酣睡了兩三個月。一到漢口，彷彿睡醒了。因爲此間友朋咸集，民氣旺盛，我從來不曾如此明顯地意識到自已是一個中華國民！我不慣拿槍，也想拿五寸不爛之筆來參加抗戰。可是，漢口的朋

友實在太多了，漢口的民氣實在太美麗了，使我在房間裏坐不定。我覺得與其坐在案前勉強寫作，不如出門去聽朋友的談論，看民衆的示威慶祝，或到書店購新出的書報來讀。因此我在漢口住了將近兩個月，自己很少寫作，却在報紙書籍中剪集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文字和堅勁有力的漫畫。對於後者——漫畫——我尤其喜歡，因爲每一幅畫，都能引起我一些感想。「朋友們勸他拿去出版，他便給每幅畫配上一段文字，有的是引用別人的作品，有的則是抒發自己的感想。共選四十九幅，最後配上自己所作《生機》一幅來忝列末座，「因爲前面的畫都很緊張，恐怕讀者看了憤懣得透不過氣來，所以想用這最後一幅來舒展讀者的胸襟，同時亦以暗示我們這抗戰——爲和平的戰鬥，反戰爭的戰爭——的本意。」這畫冊定名爲《漫文漫畫》，於一九三八年七月由漢口大路書店出版。

以筆代槍作抗戰宣傳，不僅限於文學和美術方面，這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並沒有忘記他所喜愛的音樂。抗戰的歌曲早已引起他的注意：「抗戰以來，藝術中最勇猛前進的要算音樂。文學原也發達，但是沒有聲音，只是靜靜地躺在書鋪裏，待人去訪問。演劇原也發達，但是限於時地，只有一時間一地點的人可以享受。至於造型美術（繪畫、雕塑之類），也受着上述兩者相同的限制，未能普遍發展。只有音樂，普遍於全體民衆，像血液周流於全身一樣。我從浙江通過江西，湖南，來到漢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戰歌曲不絕於耳。連荒山中的三家村裏，……也有『起來

起來，『前進，前進』的聲音出於村夫牧童口。都會裏自然不必說。長沙的湖南婆婆，漢口的湖北車夫，都能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可以說：『有人烟處，即有抗戰歌曲。』……前線的勝利，原是忠勇將士用熱血換來的。但鼓勵士氣，加強情緒，後方的抗戰文藝亦有着

豐子愷在漢口逗留了約兩個月，為宣傳抗戰，盡情發揮了他各方面的才能。他的思想感情也

到這裏來。可是，九江失守後，武漢疏散人口，豐子愷又不得不帶着兩個女兒返回長沙。這時候恰好桂林師範的校長唐現之來信聘請豐子愷去該校任教。據說桂林師範是以藝術與學，禮學治校為宗旨的，而桂林較長沙安全，且又以山水甲天下聞名，於是豐子愷決定率全家遷往桂林。(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之廿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定價台幣貳佰元

要目包括「空前國難」「華北之行」「陪都重慶」「太行兩年」「陝西緝私」「後套練兵」「太原肅奸」「將星殞落」等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附錄周念行、姬鎮魁、王雲五、楊却俗、孔嘉、趙采晨、胡金波、李洛九、王蒲臣、盧學禮、韓克溫、原馥庭、張子揚、馬濟霖、黃大受、唐棣、劉象山、吳文蔚、張季春、林登科、周谷、武成祖、吳愷玄、李少陵、陳祚龍、吳崇蘭等作家函札及書評，定價新台幣貳佰元，請將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收立即寄書。

中外文庫 海隅叢談 喬家才著 平裝本 定價貳佰元 之四六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本書為喬家才先生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孔祥熙的專功。陸軍官校六期簡史。黃埔當年鐵與血。西子湖邊風波獄。晉籍黃埔四烈士傳。常勝將軍李海涵。馬志超楊虎城門法記。西安事變中的馮欽哉。胡健中談戴笠平反冤獄。天津三寶張王李趙。辛亥山西光復前後。五百完人史詩三篇。龔德柏治黃秘方。胡適會見馮儀「皇上」記。「琵琶恨」讀後。傅山伏闕訟冤記。三十年代當舖滄桑。山西交城石壁寺。軍統局的根——三民主義力行社。楊立奎獨立門學聯。山陝監察史王陸一。懷念壽陽李晉亭師。報壇怪傑龔德柏。共謀與四川欠糧案。黃杰、戴笠、沈鴻烈。中原大戰中的驚險一幕。我的父親等篇四十萬字六百四十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篇篇精彩。

定價新台幣貳佰元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